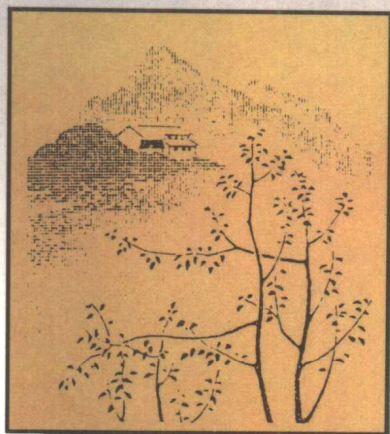


PING YONG REN SHENG

平庸人生



河南人民出版社

记述一位知识分子
二十年代以来，
直至抗战时期的
坎坷经历。

内容提要

本书是传记作家郭良玉先生的一部自传体新作。全书以平实而生动的文笔叙述了作者少年、青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为我们展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 30 年代前后的动荡岁月里的挫折和奋斗。

PING YONG REN SHENG

平庸人生

郭良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阅读提示

淡淡如水毫无矫饰的文字,娓娓道来无愧无悔的人生。你可曾想到,这书竟出自一位走过了80年人生历程的老人之手?其夫为我国史学界泰斗,其子为北大著名学者,这一家三口,从风雨飘摇的抗日后方艰难跋涉、跌宕过来,该有几多艰辛?然作者笔下流露的,是一小女子生性要强、旷达开阔的心胸;恢谐调侃、幽默风趣的乐观;对自然对一切生灵的亲昵;对日寇侵略罪行的愤恨。作者的经历,正是广大女知识分子奋斗的缩影。该书恰如一枚青橄榄,平平常常,却余味不尽。

平庸人生

郭良玉 著 责任编辑 鲁锦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市邙山书刊商标装潢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4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15-04003-8/K·576 定价:10.00元

序

何兹全

我和良玉是1937年11月逃出南京、兵慌马乱中在汉口结婚的。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大宴宾朋,有的只是至高至美的人间真情和爱。到今年11月,我们结婚已是60年,金刚钻婚了。

我对良玉是了解的。她有诗才,有诗人气质。她的作品,以诗为最佳。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她的诗就深得陈子展教授的称赞。其次是书札和随笔、散文。书札可以信笔直书,天马行空,走到哪里是哪里。她写东西不爱受拘束。

《平庸人生》属于随笔和散文类。写的是她本人一生真实道路的一段。在这方面,她已写过两本,一是《犁妮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写她的幼年;一本是《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台湾出版),写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都写的真实、感人。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给她创造发挥她诗才的机会。

人生命运,是受三种条件的结合所决定或所制约的:机遇,偶然,个人条件。机遇包括时代、社会、家庭等。学会数、

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会数、理、化，是你个人的条件；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机遇了。我有一个朋友叫赵普巨，40年代他坐飞机去伦敦，黎明时飞经地中海上空，他离座去小解。就在这时飞机失事，一头栽到海里。物理上有一种情况，物体投入水中，往往是再往上一浮再沉入水底。就在飞机往上一浮的时机，他从厕所一个洞里被抛出水面。适在一船之侧，适有一人对海小解。他一呼救，那人就用竿把他救出来。一飞机人在梦中随飞机沉入海底了。而他小解，浮出水面，被人救起，都属偶然。

会打麻将的人都有体会，牌打背了，会要啥没啥，打啥来啥，一输到底。赢家会像疯了似的赢。没法解释。胡适先生说：麻将里头有鬼！有鬼，就是解释不了。

这就是命运！我现在只能说：命运是由机遇，偶然，个人条件决定的。三者后面还有什么说不出。

良玉的诗才过去没有得到发挥，算是命运使然吧。命运中的个人条件，有被动也有主动。认清形势，认清时机，争取主动还是可以的。希望能给良玉创造条件发挥她的诗才。我想她可以写史诗，用诗写出中华民族史，写出近百年来的国家命运史，写出个人的半生史。

拉杂写出这些，倒也有感情，有哲学，有希望，也就算是序罢。

1997年元月1日

Ping ru ren Sheng

目录

0 序	何兹全 1
1 我喜欢韵文	1
2 练飞檐走壁	5
3 放出牢笼	11
4 父亲的金兰好友	16
5 小妹出世后	21
6 逛相国寺,差点把小妹丢了	29
7 我的启蒙老师	35
8 明伦中学的女子部	46
9 入静宜女子高中	54
10 我上大学了	62

11	鲁山县初为人师	75
12	重回河南大学	105
13	流亡前的一段教师生活	110
14	同仇敌忾 我空中健儿歼灭鬼子 “四大天王”	123
15	流亡入川	136
16	生养独子在战乱中	142
17	又是一场大难临头	163
18	从赴集路到黄花园	171
19	再回重庆	206
20	作了助理干事	217
21	良慧小妹和仙槎大哥来了	231
22	李庄知识分子的生活片断	238
23	史语所的几位先生	249
24	孩子的节日	259
25	四川的蛇和猛兽	264

我喜欢韵文

八岁离开故乡，算来已七十有二年了，后来的岁月几乎全在城市里渡过。

我认为城市的生活，单调、无味，于是不时回忆起儿时故乡的生活来。那年月，生活虽然苦，有时填不饱肚子，可觉得充满乐趣。那不时变换色彩的辽阔大地，虽不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可是绿了的田野，熟透了的黄灿灿的庄稼，童年的心思里更无那“韶光容易把人抛”的意气。

四十年后在京郊农村里，当支援农村三秋大忙终了，学生们约农村伙伴进城游玩时，那年轻的农人说了：

“城里有啥好，出门就撞墙，拐弯还撞墙。”

是啊！城里，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灰色的瓦屋、楼房，连人的服装也是灰的（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前，不论男女都穿灰色蓝色衣裤）。哪像农村，偶尔有个穿红衫的女儿走在绿色的庄稼地里，真有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么醒目、漂亮。

离开故乡来到开封不久，父亲被国民二军总司令胡景翼派往汉口，当了驻汉办事处长。

我们便移家汉口。

在汉口，我和弟弟念书了。

我不说上学，只说念书是有原因的。

我们没有上学，只在父亲的办事处，跟他的秘书董叔叔念书。

董叔叔个子不高，黑脸膛，人挺和气，教书很有耐心。

我们不学算术，只学国语。课本是当时小学通用的。

我没上过学堂，只在很小的时候，父亲空闲了，教我念过点《三字经》、《百家姓》。因此董叔叔教我念国文第一册。

弟弟上过两年小学，董叔叔教他念第五册国文。

我的国文书上开章明义第一篇是：大、小。接下去是大狗、小狗。再就是大狗叫，小狗叫，大狗跳，小狗跳，跑一跑，跳一跳。

我对这课文一点也不感兴趣。

可我对弟弟念的那些押韵的歌词十分喜欢。

“咚咚咚，铿锵铿锵，堂锣花鼓闹开场。一不唱，羊故事，二不唱落难狼，三不唱，兔儿巧把驴儿救，单唱那虎咬恩人白大郎。

“一条猛虎在笼中，作揖连连叫白兄，白兄呀！我原来本在山中住，却被猎人关入笼。如今骨瘦威风减，不及东家猫相公。你若能开笼放我回家去，永不忘你恩人老祖宗。”

“白郎一听软了心，把虎儿轻轻放出门。不意恶虎性难改（这一句因为意思弄不懂，记不得原句，瞎凑上一句），反要把白郎一口吞。

下面说的恶虎和白大郎各执一词找老榕树、老骡评判。它们都说人心很坏，饿虎应当吃掉白大郎。

最后找到孩童，他设法把恶虎关入笼中。

结尾是：

“落坑的恶狗不该救，逃难的豺狼救不该！”

除了这篇故事，还有一篇：

“不说东来，不说西，单说那穷人踏死富人的鸡。”

“小街上乱纷纷，米店东翁两眼瞋。他说‘我的小鸡儿多么好，为什么，把它踏得血淋淋！’

接下去是他要乡下人赔偿银子钱。乡下人害怕求告，说自己只有很少的钱，还要“请医买药活父亲”。

米店东不依，乡下人无奈，恰于此时众人说店东不该，这才收场。

最后说米店东翁：

“偷鸡不着蚀了米一把，惹得旁人来笑骂，笑骂他，不该贪心想欺诈！”

这些启蒙的韵文，对我后来爱读诗，偶然也写点歪诗，并无关系。不仅这，就连做人要正直，不贪心方面也得到教益。

按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我家的景况，女孩子能读书，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能念书，第一要感谢我父亲。民国初年他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常读《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文章，认为女孩子也当读书识字，免得一生蒙昧；再则一件小事使父亲认为我可以念书。

听母亲说我两岁时父亲写字，教我认了个“句”字，过了几天父亲抱了我到他结拜兄弟何敬斋家去，何家的堂屋当门挂了一副对联，上面有一“苟”字，我看见了，马上说：

“爸，那个上面有个‘句’。”

从此父亲认为我可以念书。

我能把“苟”字读为“句”，这也与我后来读书粗心的毛病有关系。

我读书有个“五柳先生”的毛病，不求甚解，粗心大意。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吧！

练飞檐走壁

不久国民二军失败，吴佩孚的手下人占据了湖南、湖北，驻汉办事处垮台了。父亲怕吴手下人逮捕他，急忙找了座两层的小楼，搬到日租界去。

自从搬进这座小楼，对我和弟弟妹妹来说，可糟透了。大门整天上锁，不许出门一步，董叔叔被打发走了，书也不念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只在这座鸟笼似的小楼里。

小楼下，冲大门的一间是父亲留下的三四个亲信的饭堂，里面的一间是他们的卧室。顺这间房的左手往里走是半间厨房，从厨房向大门走的中间，有个楼梯，上到楼梯的一半，在厨房上面有半间小屋，堆放着些用不着的家具，小屋上头就是晒台

了。

楼上两间，一间是父母的卧室，一张方桌两把木椅，父亲和母亲在这里就餐。

隔着个木隔扇，就是我和弟弟妹妹的卧室兼吃饭的地方。

我们的屋里摆了一大一小俩床，我带妹妹睡大床，弟弟独霸一张小床。

房间不大，安了俩床，就没有多大的空地方了。靠对着楼梯的后窗下，放一张圆桌，是我和弟弟妹妹吃饭的地方。

空间这么小，我们活动的地方更小。楼下住下人的地方、父母住的屋子不能去或不许去，厨房里自然也不准去玩。我们能活动的地方，只有大门里的那一间和堆放家具的那半小间了。

大门里那一间没有窗户，大门拴得死死的，黑咕隆咚，不好玩，能玩的地方，只有那半间堆东西的小屋。

小屋里倒不黑，靠西墙开了个方方正正的二尺见方的小窗户。

小窗外是人家的一座花园洋房。洋房是由红砖砌成的两层小楼。在我们的窗下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院里有个网球场，不时有三两个十三四的少年人来打球嬉戏。

我们只能趴在这小窗上看人家奔跑游戏，好不眼热。

我们不能出去，只好趴在窗子上玩皮球，一个不小心，皮球掉下去了，掉在窗外的草地上。

我心里着急就冲着人家正在玩的男孩女孩大喊，希望他们帮我们把球拾起扔过来。也许人家正玩得起劲，也许他们

没听见我们的呼叫，也许他们根本不懂我们嚷些什么，他们仍然聚精会神地打球，洋洋不睬。

我生气了，准知道他们不懂中国话，就和弟弟商量编句洋话骂他。洋话我没学过，弟弟学过，只记得一个字 Dog(狗)，于是大声叫喊 Dog、Dog！他们仍然不睬，继续玩他们的。

至今想来，我们当时住在日租界，也许那群日本孩子还没我们“懂得多”，不知道 Dog 是什么。

老在小屋里，实在玩腻了，就挤在自己的卧室里吵闹，父亲嫌烦，呵叱过两回，连大声吵闹也受到限制，就爬到弟弟的小木床上，蹲在那里想看父亲抽大烟(鸦片烟)。

我们住的后屋和父亲的住屋隔个木隔扇。隔扇是由小木条卡成许多小块块，有方的、长方形的、菱形的。上面糊着纸。要从隔扇里望过去，那容易，用舌头一舔，纸湿了，再用小手指头一抠，就能看到父亲屋里，父亲躺在床上，点上烟灯。

不行，父亲的床上挂着纱帐，除了看见亮着的大烟灯，啥也看不清楚。

我把弟弟喊过来，叫他悄悄地拿根香，到厨房点着，我从隔扇棧里伸过去，在帐子上烧五六个小窟窿。

哈！这回可看清楚了。

父亲拿了根烟钎子，在一个小银烟膏瓶里沾上一点黑烟膏子，在烟灯上烤呀烤呀，烤得烟膏子上起了许多小泡泡，用手一捏，再沾点烟膏，再烧。直到把烟泡烧成枣核大小，然后拿起烟枪，对着烟灯把烟安到烟葫芦上，就一口一口地吸起来。

小时候只觉得看烧烟泡，吸烟，好玩，长大了，才知道吸上大烟，使人丧失意志，损害了身体，吸尽了家业，每年吸烟的烟民，吸掉了我国的白银，几十万万两，使我国民穷财尽！

幸喜母亲一生没染上烟瘾，父亲中年后也把烟戒了。

闲话少说，当时看父亲吸烟，看了一两回，再也不觉有兴味了。于是跟了母亲上晾台晒衣裳，我们上去递递东西，就此透透气。

晾台可是个能玩的好地方。有阳光，有小风，比憋在屋里强多了。

母亲晾上衣裳回屋去了，我们留在晾台上玩耍。

晾台不大，只有一小间屋子大小，可是上面除了晒衣物，平时总是空荡荡的，显得大而开阔。

晾台西墙外是人家的草地、球场，北边的墙下是个小弄堂，东边连着人家的房屋。南墙上开了个大窗户，窗下是我们的楼梯，从楼梯可以看清晾台的每个角落。

晾台的小墙不高，从里面看，只有三尺来高，可向外面墙下望，约有两三丈高。

在晾台上跑跑跳跳，吵闹声也传不到屋里，父亲听不见，玩了个大开心。

有时玩累了，爬上矮墙，坐着休息。

年幼，天性好动，坐着坐着，就生起法子来，站上去！

这一站别提多自在了，简直像个戏台上领兵出征的大将，又似引颈长啼的雄鸡。

由大将想起英雄、豪杰，自然地想起那说书的说的，那盖世

武功，飞檐走壁的人物来。

好啦！在矮墙上练飞檐走壁。

我一说，弟弟无不赞成。

我跑了两趟跳了下来，样子十分神气。

弟弟见我能在小墙上飞跑，也不示弱，爬上墙头也练走壁飞檐。

我们都玩过了这有趣的把戏，只有三四岁的妹妹站在晾台上傻兮兮地望着。我们不愿她落后，无能，我和弟弟一商量：

“叫她也练。”

不管妹妹愿不愿意，我们愣把她掖掖拽拽弄上墙头，她的腿哆嗦着，不敢迈步，我又想了个法，把晾衣裳的竹竿抓了一根递给她，她仍不敢迈步，更不用说飞跑了。

我不无遗憾地把她抱下来，自管自地去练。

如此兴兴头头地玩了两三天。

一天下午“听差”送水上楼，看到我们这般游戏，就对父亲说了。

母亲出来，站在晾台门口，喊我们进屋。

听声气，看脸色，准知进屋去，没什么好果子吃。

我不情愿地回到我们的小屋。后面跟着弟弟、妹妹。

刚坐上床沿，父亲穿着双皮拖鞋进来，他脱下一只拖鞋，揪着我劈头劈脑一阵乱打，弟弟也挨了几下，只有妹妹躲在门后，没被打着。

我不哭！练武艺也要挨打么？

自此以后,通向晾台的门,锁上了,我们再也没机会去练飞檐走壁了。

至今想来,如果当初没被发现,飞檐走壁不可能练成,倒可能摔得筋断骨折,甚或血肉模糊。